

推动金砖民间教育交流高质量发展

作为切实将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务实推动人文交流提出的中国方案，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是金砖框架下首个机制化职业教育合作平台，契合新发展格局下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长点和关切点，其建立和发展得到了各国的高度认可

杨军

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上关于“建立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的重要讲话精神，2022年4月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在北京正式成立，揭开了金砖框架下职业教育领域互学互鉴、精诚合作的新篇章。

6月11日，第十一届金砖国家教育部长会议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各方共同发布《第十一届金砖国家教育部长会议喀山宣言》，强调将继续致力于加强金砖国家职业教育交流合作，进一步发挥联盟沟通对话、经验交流和项目合作多边平台的重要作用，并将推动联合研究项目，充分彰显金砖各国对职业教育合作的高度重视，也为联盟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教育部的支持和指导下，自联盟建立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以下简称交流协会）切实承担联盟秘书处职责，致力于将联盟建设成为金砖国家职业教育民间合作重要平台，不断推动各国职业教育共同发展。

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联盟得到各国肯定和支持

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着眼数字时代人才需要，建立职业教育联盟”；在2023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讲话中指出：“中方提议，金砖国家拓宽教育领域合作，发挥好职业教育联盟作用，探索建立数字教育合作机制，打造全方位教育合作格局。”

作为切实将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务实推动人文交流提出的中国方案，联盟是金砖框架下首个机制化职业教育合作平台，契合新发展格局下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长点和关切点，其建立和发展得到了各国的高度认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中均明确赞赏金砖国家职业教育合作，联盟也成为金砖各国对接发展政策、发挥互补优势、扎实推进职业教育务实合作的又一力证。

顺应发展需求，树立金砖国家教育合作新标杆

联盟是在各国教育主管部门支持下，由行业组织、职业院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等组成，旨在促进成员开展务实合作，推动各国职业教育共同发展。秘书处设在交流协会，目前成员单位86家。成立两年来，联盟充分利用政府支持、行业组织牵头、院校为主、企业参与的多元治理架构优势，开展院校间、教师间、学生间机制化交流对话，推动职业教育政策对话，院校办学经验分享，教师交流、学生互动、校企沟通，凝聚力不断增强，合作基础日益夯实、领域逐渐拓展，影响力持续提升。重点活动包括：

一是以机制化研讨凝聚共识。在轮值主席国的支持和组织下，联盟2022年在北京、2023年在约翰内斯堡、2024年在莫斯科，以线上线下方式举行论坛研讨活动，围绕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职业教育促进技能发展和减贫等主题，分享教育政策、发展趋势、合作需求、实践案例等，已成为金砖职业教育机制化、高水平的交流对话平台。

二是以学生交流赋能青年发展。举办两届“未来职业之星”研习营，聚焦面向未来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将课堂教育、创新创业、职场体验、互动交流融为一体，架设学生交流桥梁，扩大金砖青年“朋友圈”。

三是师资培训推动教师能力提升。围绕数字资源供给、产教融合、课程开发、教学评价等，举办6场“联通世界——空中工作坊”，各国院校、企业、行业组织代表等专题讲座，分享实践案例、探讨发展方向、提出合作建议，不断加强教师间交流，提升能力和水平。

四是以联合研究促进学术合作。聚焦共同关注的主题，开展课题征集，重点支持联合研究，为提升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

五是以完善治理夯实发展基础。遵照联盟章程，探索多边组织运行模式，不断将内部治理结构和工作机制，逐步拓展成员规模，形成更为均衡、更具代表性、更符合各国职业教育特点的共同体。

面向“大金砖”未来，打造职业教育合作新格局

金砖国家扩容后，正在逐步形成基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向全球、开放包容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面向未来，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深刻影响“大金砖”和全世界，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产业结构重塑、世界协同融合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交流协会将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在新的发展机遇下，继续发挥好秘书处的作用，充分发挥每个国家、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以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项目为依托，推动职业教育合作走深走实。

一是继续坚持共建共享。扩大优质资源共享，进一步建好沟通对话、经验交流和项目合作多边平台，不断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二是着力加强数字化建设。通过建立数字教育合作机制，发挥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的独特优势，拓展“大金砖”多边合作的渠道和途径，推动数字化人才培养。

三是注重深化产教融合。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特点和优势，对接金砖国家国际经贸往来和产业合作的需要，提升联盟对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撑力和贡献度。

独行快，众行远。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和新的挑战，我们将与联盟成员一道，共同把握发展机遇，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伙伴关系，助力金砖务实合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迈进。

(作者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秘书长)

国际观察

道德敏感性为透视教师的精神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也成为欧美国家师范生道德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抓手

教师是道德和伦理活动的代言人，教师的教学活动在内在层面是一种德性实践，教师伦理是教师“新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凸显教师人文关怀的重要根基



交流合作

视觉中国 供图

师范生师德教育国际新趋势

祝刚 徐国兴

在近年来的教育改革中，欧美主要国家不断意识到教师角色具有道德示范价值。职前教育阶段是对师范生进行师德培养的启蒙期和黄金期，因此，需要明确并不更新师范生专业伦理标准。同时，师范生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蕴含多种道德责任和潜在冲突，需要通过多重路径来加强师范生的师德教育。

欧美主要国家在师范生的师德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构建了从标准、制度到实践和文化的师德教育体系，呈现出师范生师德教育的国际新趋势。

1 制定并不断完善师德教育专业标准

放眼国际，教师专业伦理标准是教师专业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美主要国家多年前陆续制定教师专业伦理标准，趋向权责明确、内容完善、边界清晰等特征，使其成为规范教师日常教学活动和行为规范的重要指南。

芬兰在2010年出台了《芬兰教师伦理规范》，成为北欧第一个出台教师伦理规范的国家。该伦理规范明确了作为教师的五个基本价值观，即尊严、真实、公平、责任和自由。2017年，芬兰教师工会发布《夸美纽斯誓言》，强调教师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公平、平等地从事教育活动。加拿大亦明确确立了教师职业伦理标准的四大基石，即关怀、尊重、信任和诚信。2017年，新西兰出台了《教师职业责任守则和标准》，重申了秉承教师专业伦理的重要性。美国从1986年出台《明天的教师》、《国家为培养21世纪的教师做准备》、《新世界的教师》开始，到1990年颁布《明日之学校》，1996年发布《优秀教师行为守则》，在国家层面不断完善师德专业标准建设。近年来，美国全国教育协会重申了教师对于学生和职业的伦理守则，以确保教学的高标准。日本在1987年《关于提高教员资质能力的方案》中明确规定，教师应对所有儿童和学生怀有“教育爱”。2004年，德国出台了新的教师教育标准，强调教师要向学生传授一定的价值观和人生行为准则，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判断和自主行为能力。2012年，英国教育部颁布了《教师职业标准》，对教师的个人行为和专业操守作出明确要求，强调教师要有远大目标、保护学生尊严、维护学生福祉和确保学生取得进步。

环球快报

德国鼓励可持续发展教育

近日，德国2025年度“国家可持续发展教育奖”开启申报。该奖项由德国联邦教育部和德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颁发，旨在表彰通过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杰出倡议，这些倡议有助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德国，“可持续发展教育”面向从出生到老年各个教育领域的人群。德国联邦教育部设立该奖项，旨在使所有人都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确保现在和未来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和自由发展。该奖项于2022年首次颁发，2023年5月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可持续发展——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框架下再次颁发，共有20个在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表现出色的项目入

2 培养具有教学使命感的教师

师德的培养是一项从他律走向自律的活动，最终使教师成长为道德高尚的专业人员。

国外学者发现，具有高尚师德的教师通常具备较高的教学使命感。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教授威廉·戴蒙对人生目标进行了研究，并将其分为四类不同群体：脱离现实者、梦想家、涉猎者和目标明确者。从师德的视角来看，目标明确者型教师是对学生和教育目标有长期承诺的人士，他们经常在日常工作中探寻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并采取具体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因此，在师德教育方面，欧美主要通过明确教师动机来培养其长期从教的使命感。荷兰教育学者弗雷德·科萨根在其建构的教师发展“洋葱模型”中认为，使命感是教师的内在核心品质。相比于教师的行为、能力和信仰，使命感处于教师反思的最高水平，也是提升教师师德水平的重要抓手。

上述人生目标分类和“洋葱模型”，为培养具有教学使命感的教师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对全球师德培养模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促使世界多个国家将教学视为神圣和富有使命感的职业，并将此融入师范生师德教育，同时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教师培养的重要价值追求，通过文化适应性教学、真实关怀、全球胜任力、基于社区的教师教育模式来培养师范生的师德。

3 注重培养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道德引领作用

欧美国家意识到，教师需要具备道德引领力，从而在伦理相关问题上不断发挥作用。教师的道德引领力指在实际的学校生活中，教师在道德问题上的感知、想象、判断、行动、反思等方面的能力。

欧美国家的大学在教师职前教育阶段采取多重方式培养其在各类教育活动中的道德引领作用，它不仅表现为教师对道德原则的反思和采纳，而且表现为对道德直觉的运用。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师范生无法抽象地运用某些教育伦理标准或规则，而是倾听并收集有关事件的多重信息，直到作出恰当的决定。

教师的道德引领作用具有发展阶段性，体现为从新手教师、初任教师、经验丰富教师向专家型教师阶梯式迈进的过程。

为了培养师范生的道德引领力，芬兰、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教师教育者承担了多重角色，主要包括公正分配者、道德决策者和道德辨析者角色。教师成为公正分配者，意味着教师要遵循公平、公正和需要的原则，对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学生合理对待，克服个人偏见与刻板印象的不良影响。教师成为道德决策者，意味着教师要根据公平、关怀和正直的原则，来处理教育过程中的道德冲突与困境。教师成为道德辨析者，指教师通过邀请学生、家长、校长等核心利益相关者来组织圆桌讨论，围绕学生的权利和需要，按照公平的原则来探讨相关的道德决策策略。

4 培养师范生教育活动中的道德敏感性

国际道德教育学者研究发现，道德专家在道德行为的四个过程中展示了整体取向和技能集合，即道德敏感性、道德判断、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尽管这些技能是相互联系、必不可少的，但最重要的是道德敏感性，因为它是识别和理解教育伦理问题及其线索所必需的内在品质。因此，芬兰教育学者蒂里·柯西认为，道德敏感性体现了教师教学过程中道德能力的核心部分。简言之，道德敏感性即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到其他人。它意味着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培养对他人的同理心以及基于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和可能受到影响的人来解释情况。

道德敏感性为透视教师的精神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也成为欧美国家师范生道德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抓手。道德敏感性使得教师在处理道德问题和困境时，了解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从而作出公正和体现关怀的道德判断。道德敏感性可以帮助师范生更好地理解教学的道德本质和教师的道德使命，助力师范生体认并有效应对学校生活中可能遭遇的道德议题和伦理困境。在具体实践中，挪威、芬兰的师范生通过课题组、行动研究小组等方式，讨论基于真实教育生活的道德事件和困境，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关键实践反思、自我叙事探究、价值澄清、观念碰撞、换位思考和行动研究等创新方式来提升教师在具体教育情境中的道德敏感性。

5 创建支持型师德教育文化

在国际组织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秉承人文主义传统，从全球利益和全球思维角度，不断构建基于公共利益的教师伦理传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2015年发布的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提出“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和“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成员间为了共享的利益而合作达成的社会契约”，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师德文化的发展。

具体而言，加拿大、挪威、新加坡等国家通过发展研究型教师教育项目，将培养具有自主性、赋权增能性质的师德文化有机融入师范生培养的各个环节。英国教育、儿童服务和技能标准办公室不仅通过督导和高标准的工作方式，还通过更新组织文化的方式，将师范生师德教育分散在不同的课程和专业活动中。日本通过建设“学习共同体”方式，将学校打造成以伦理为本位的学习社区，以此发展教师的伦理文化。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通过教育督导、质量保障等方式，不断完善师德文化，使教师伦理文化成为师范生师德培育的重要支撑条件。

教师是道德和伦理活动的代言人，教师的教学活动在内在层面是一种德性实践，教师伦理是教师“新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凸显教师人文关怀的重要根基。在研究层面，“我与你”相遇哲学、关怀教育理论、关系伦理学等成为教师专业道德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石。整合了道德、教育、心理和环境维度的道德工作成为近年来国际师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任务式、沉浸式和融合式是欧美主要国家常用的、较为有效的师范生师德教育模式。师德教育课程以单独开设和融合课程等方式开展，增加了师范生师德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比重。在政策层面，欧美国家陆续颁布了教师专业伦理标准和行为守则，以明确并规范教师的伦理职责。提升教师教育者的伦理领导是促进师范生专业道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文化层面，欧美国家通过赋权增能、在学校中创建伦理社区等举措，为师范生师德教育创造良好氛围。

(祝刚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徐国兴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师范生师德培养长效机制构建研究”[22VVSZ041]成果)

韩国发布《中小学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近期，韩国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计划拨款96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06亿元)，用于加强中小学校的数字基础设施，支持人工智能数字教科书的全面推行以及减轻教师数字设备管理负担等。

《规划》明确，为确保数字教科书与学校现有设备之间的相互兼容，韩国将建立一个虚拟教室，即“数字设备测试实验室”，为开发人员提供一个类似于学校网站的环境，以便预先检查数字设备，保障数字教科书顺利运行。此外，该规划将设立17个市(道)专门检查小组，支持全国中小学数字设备的管理和使用。同时，韩国将向6000所中小学拨款6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15亿元)，用于改善网络环境。

韩国教育部计划部署1200名数字导师，直接协助教师使用数字教科书和管理数字设备，为设备设置和维修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和试点具备一站式综合支持功能的“技术中心”，主要职能为预先检查所辖学校的数字设备和网络质量。

《规划》提出，韩国各市(道)教育厅将设立专门的支持部门。该部门将整合基础设施政策规划、数字设备和网络管理，并保障各种基础设施政策之间的协调。韩国教育部还将成立“中小学数字基础设施专门委员会(暂定)”，该委员会将包含学校代表和个体专家，以促进不同主体间的有机合作，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范金凤)